

G

省城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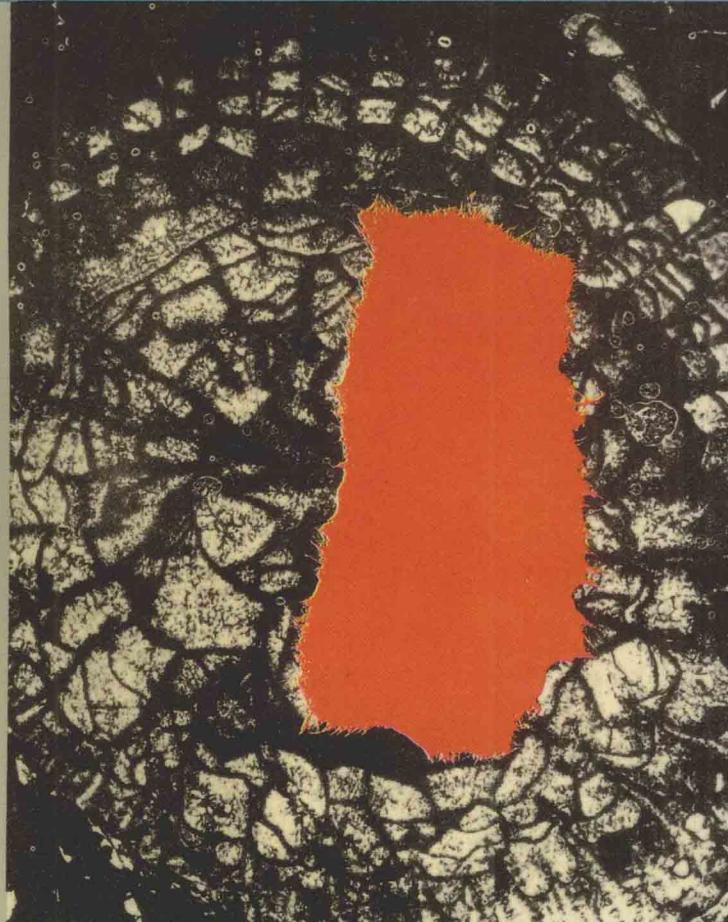
龙志毅著

ZHOU WENXUE CONG SHU

这是一本小说散文集。其中中篇小说《省城轶事》为其主要篇目。它历史地、真实地展现了发生

在1949年底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即小说中的路坚），经过再三权衡，反复掂量之后，最终选择了率部起义之举。

如火如荼的氛围，一波三折的历史地、真实地展现了物辐辏，巧妙的布局繁复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即小



贵州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GUI ZHOU
WENXUE
CONG SHU

省城轶事

贵州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马 迅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施德端

省 城 铁 事

龙志毅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70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1-03194-0/I·478 定价：5.40元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对作者 《省城轶事》的创作访问

代 序

龙志毅同志创作的中篇小说《省城轶事》，1991年7月在《山花》杂志发表后，荣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征文”优秀作品奖，并在省内外文坛引起了反响。紧接着我省著名作家李起超又改编为4集同名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最近已由贵州电视剧制作中心和《山花》编辑部在昆明拍摄完毕，目前正加紧后期制作，可望在1993春节前后与广大电视观众见面。

为了让广大电视观众更好地了解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生在我国西南边陲这段错综复杂、风云际会的历史，记者专程访问了原著作者龙志毅同志。

我们向龙志毅同志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他都直率而详细地作了回答。

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1949年，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实现和平解放，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龙志毅的《省城轶事》正

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原型，艺术而形象地，同时又是真实地再现1949年云南“九九整肃”到12月9日卢汉正式起义这段史实。龙志毅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刘邓大军正在向大西南挺进；另一方面，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又作垂死挣扎，亲自坐镇重庆策划，企图把具有战略地位的云南作为反攻基地。蒋介石一边拉拢卢汉，把军警宪特全权交给他，一边又派嫡系部队进逼云南，钳制卢汉，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与此同时，朱家壁领导的滇桂黔边区游击队不断向昆明进击，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作为“云南王”的卢汉面临着多种选择：要么死心踏地跟着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要么逃到国外当寓公；要么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举行起义。卢汉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激烈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选择了走向人民这条光明之路。龙志毅的《省城轶事》在塑造路坚（即卢汉）这个人物形象时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对他多变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他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者和参与者

记者问龙志毅：您对写这段历史为什么这样感兴趣，当时是出自何种考虑？龙志毅同志说我和卢汉是老乡，同是云南金沙江畔人，他是彝族，我也是彝族；不同的是他是达官贵人，我是一名普通学生，和他没有任何交往，讲到这里，龙志毅笑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查我与龙云、卢汉的关系，岂不是笑话！”

当我们问到他为什么要写这段历史时，龙志毅同志陷入

了沉思，神情专注，他仿佛又回到四十多年前那英姿勃发的学生时代。他说：《省城轶事》所写的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在昆明度过的，昆明的学生运动在全国是比较有名的。闻一多、李公朴、费孝通、吴晗这些大名人当时都在这里。我从1945年“一二·一”学生运动开始就卷入了学生运动，那时我还是初中三年级学生。为此，我还写过一篇回忆录《启蒙的一课》。从45年到49年，差不多每个学期都有学生运动，我都不断地参加，1949年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省城轶事》这段，我从始至终都参加了，情况都非常清楚，很早就想写出来，过去总没时间来写，另外也因为考虑不清楚，不知从何下笔。八十年代后期，终于理出一个头绪，决定选择1949年“九九整肃”到云南和平起义这段时间。

你要说当时是怎么想的，因为这段历史总在我脑子里萦绕，有一种创作冲动，想把所见到的听到的写出来。作品在《山花》发表后，反响是比较强烈的，得了奖。当时我没有想到作为建党七十周年的征文，因为写了两三年，不可能作为征文，但发表的时间是1991年7月，正好碰上。以后《山花》发表了评论文章，“四川当代文坛”也发表了一篇，主要是评对“路坚”这个人物的塑造。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比较好。另外我把小说分送给当时的一些同学，他们都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回信，我写过一些作品，《省城轶事》是写得比较满意的作品之一。当然，这篇小说还可以写得更细一些，比如学生运动，很多同学来信说，写得弱了一点。像周青、周明两兄弟，一个是学生运动领袖，一个是积极分子，还可写得丰满一些，连我自己都不很满意。

是文学创作，不是写历史

记者问：云南和平解放与北平、湖南的和平解放同属一个类型，我们从电影、电视上看到，反映北平、湖南和平起义这一历史事件，都是真人真事，为什么您写的《省城轶事》要把卢汉改成路坚，剧中的很多人物都不用真名真姓，不知您出于什么考虑？

龙志毅同志说：《省城轶事》的确定是一篇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往看过一些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感到有两个倾向，一个好像只是写事而不是写人，像历史学家写历史一样。人物在里面往往成了道具，写得没有血没有肉，另一种是把历史事件作为幌子，倒是在写人，但人又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让历史来服从人物的需要，编造历史，歪曲历史。我在写《省城轶事》时，想尽量避免这两种倾向。龙志毅说，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关系，我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历史事件必须真实，人物可以放开。如果写真人真事，必然要受到束缚，每一个细小的情节，思想活动、生活行为都要考虑到符不符合事实，这样就不能放开手脚塑造人物。《省城轶事》主要是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各种人，因此，我决定不用真名真姓，少数是真人，大多数是文学形象。比如路坚，确实是卢汉的化身，他的思想状态，性格描写基本上都是按照卢汉来写的。保安司令吴健民是军长龙泽会的化身，他是卢汉的舅子，后来是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今年才去逝，这算一个真人。滇桂黔边区纵队司令员朱家壁，我写成朱守田，还有省工委书记郑伯克，这些都没出场。其他都是虚构的文学形

象。我所以这样写，是想避免一些人对号入座，引起这样那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一写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写云南起义，那么求全的问题就来了。连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我大学同学）也说写成小说好，免得人家扯皮。

有声有色的人物群像塑造

我们问到：《省城轶事》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你比较满意的是哪一些？

龙志毅说：《省城轶事》主要是在写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各样的人。从当时云南最高统治者一直写到普通的学生。评论家认为路坚这个人是写得最好的一个。路坚的原型就是卢汉，卢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我写他的时候，注意把握两种倾向，一是不能写成全面的反面人物，是个大白脸，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二是不能因为起义，写成高大全的，没有什么缺点。这个人有两面性，抗日期间他是60军（滇军）军长，滇军在台儿庄后期的作战中是可歌可泣的，他是台儿庄英雄、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将领；另外这个人比较注重个人的名和节，这些都是他以后选择起义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同国民党有矛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另一方面，他毕竟是旧军人出身，是上层统治者，曾经为蒋介石卖过命。卢汉的军人作风特别明显，果断、敢干。对共产党，他是有历史旧帐的。他围堵过长征的红军，后来又多次镇压学生运动和人民群众。1949年春天，昆明发生了“央行”事件，卢汉当场枪毙二十一个群众，可说是血债累累。1949年“9·9”以后，卢汉面临这样一种形势：解放军大军压境，边纵已发展

到三万多人，解放了几十个县，蒋介石派来了正规军，对卢汉形成了一个包围的态势。当时的卢汉是在夹缝里头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卢汉只有三种选择，一是反共到底，把自己的命运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第二种选择就是撒手不干，第三种选择是弃暗投明——起义。作为卢汉来说，第一种选择他是不干的。他不是蒋的嫡系，用不着为蒋卖命，而且他还要注重自己的名节。第二种他也是不愿干的，当时他才50多岁，到国外当寓公，空手享受，他也不愿干。最后就只剩下第三种选择——投向共产党，这种选择也是犹犹豫豫的，也是不情愿的。这就形成了他当时的行为和性格多变性，一会这样，一会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49年为例就有两次，一次是上半年，他比较开明。当时北平、天津，后来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对舆论和学生运动都放得很开，采取不管的态度。昆明的气候完全是一种和平解放的气候。学生可以在街上扭秧歌，唱“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报纸的舆论也是想登什么就登什么。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时昆明的报纸原文照登。到了下半年，情况就变了，蒋介石亲自跑到重庆督战，把卢汉喊到重庆去，威逼利诱，加封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答应他扩充两个军的编制，党政军特领导权全部交给他。他过去当省主席，管不了特务，现在连特务也可以领导了。所以卢汉刚从重庆回来就变了，发动了“9·9”事件，大镇压。“9·9”事件之后，他又看到形势变化，要考虑后路。“9·9”事件抓起来的那批人，他以证据不足为名，拖着不处理。不久，代总统李宗仁出国路过云南，他借这个机会向李宗仁汇报，李宗仁一批，这些人就无罪释放。这样他就有了点向共产党握

手的本钱，这很符合他的性格，也说明他这个人是比较精明的。他当时不镇压过不了关，但是后来采取这个办法客观上对革命是有利的，所以卢汉其人不是简单的大白脸，也不是简单的大红脸，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殊人物，我觉得在《省城轶事》里这个人物是写得比较好的。

还有一个写得好一点的人，叫冯其昌，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少年得志，很有作为，八面玲珑，是一个投机钻营、看风使舵的人，40岁不到就当了上校。“9·9”事件以后，他靠卢汉，又靠军统，哪边失败他都不吃亏。这种人不仅过去有，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大有人在。改编后的电视剧似乎淡化了。

小说里写了三个女学生，我较满意，有的着笔不多，像赵露，就是任何时候都拿着李清照的诗词。司徒怀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小说只说她负伤，没有死，剧本把她“处死”了。如何？请读者和观众去鉴别吧。路坚的侄女路敏是虚构的，写得也比较自然。钱天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玩世不恭，但却很正直，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他就是我的一位同学，我着笔较多。当然在人物的塑造上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我在前面已经讲到了。

目 录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对作者 《省城轶事》的创作访问（代序）	(1)
省城轶事	(1)
热浪退去以后	(158)
苏轼遗迹追寻记	(176)
聂耳墓前	(182)
非烟非梦少年事	(185)
启蒙的一课	(190)
雾中宽阔水	(196)
草海咏叹曲	(200)
李淑彬现象	(205)
下乡拜年记	(210)
土改根子	(215)
从招堤到则戎	(220)
秋云淡影	(225)
青冢黄昏	(231)
走向太阳当顶的地方	(235)
三人行	(242)
漫游“孔家店”	(246)

省城轶事

1

天翻地覆的年代，1949年的初秋。建立共和国的筹备工作正在北京密锣紧鼓，华南华中大地炮声隆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西南边陲的省会迅速传开：省主席被“下野”的蒋介石召到重庆去了。是喜是忧？人们的反应是错综复杂的。有的警惕地观察动静并暗自筹划应变的部署；有的兴奋地观看事态的发展，也在作应变准备，却是摩拳擦掌。更多人的心态平淡而复杂，他们是“第三者”，反正大局已定，迟早换旗，唯一的担忧是出现混乱局面使自己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也自然而然地把这一惊人的消息作为热门话题。话题的焦点是这位应召去了重庆的省主席还能不能回来？据说他明知那山城有虎，凶多吉少，本不愿去，只因那边催促再三，威逼利诱，才终于勉强成行。

托苍天之保佑，省主席路坚去重庆不到三天便悄然地回来了。那是1949年9月9日下午，三部汽车奔驰在机场至主席官邸的路上。前面一辆是开道的警卫吉普，路坚坐在第二辆草绿色的轿车上，这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军车，虽远远不如当时流行的“林肯”一类轿车豪华，但路坚觉

得坐上它别有一番欣慰和自豪在心头。后面一辆蓝色轿车上坐的是同机前来执行特殊任务的监军，保密局头子毛人凤。

路坚坐在急驰的日本军车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美国骆驼牌香烟。小小的车队进入市区后，他不时扭头瞄着这座暂时还在他统治之下的省城，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灯红酒绿，商店的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流行歌曲：“我爱这夜色茫茫，我爱这夜莺歌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唯有这夜来香……”

车外平静繁华的气氛感染了车内的路坚，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想想这两三天的经历，他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激战后的轻松。想当时一日十二道金牌催赴重庆，急如星火，眼看不去是不行了，心一横，召来重要心腹下属，将政务交给民政厅长，军务交给亲表弟、保安司令，甩下一串响当当的话语：“为了全省父老兄弟免遭涂炭，虽粉身碎骨，万死不辞。我这次去万一被扣，你们就打电报要求，要求不准，就插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当然，他知道这样做是孤注一掷，甚至是绝路。要是起义的条件业已成熟，自己又何必冒险去重庆呢？那边厢，中共大军尚在数千里之外，这边厢，三个装备精良的蒋家嫡系军已进入省境，摆好了围而歼之的态势，光靠自己的几个保安旅和中共游击队是难以招架的，不得已演一出“鸿门宴”。但那“下野”而又紧握大权的人绝非两千多年前怀有妇人之仁的项羽可比，张学良、杨虎城的下场在他眼前晃动，还有……当然他还清楚的知道在目前形势下，自己在这西南省份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那位“下野”者为了不致在大混战中失去大陆反共的最后一块基地，未必就敢轻易对他采

取行动。衡量利弊，思之再三，作为一种策略手段，也作为万一之计，他携带了大批行李、财物，作出长住之势，一到重庆就向那下了野的人提出辞职。谁知，这出“鸿门宴”演得倒也轻松，连舞剑的项庄也没出场，得到的却是“慰勉有嘉”，以及一笔拨款，扩充两个军的武器，还有对全省军警宪特的全权的决非名义上的指挥权。够意思了，虽然他明白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却也是提心吊胆而去，平安无事归来啊！然而，在稍觉轻松的同时，他立刻想到了那些交换条件：“下野”的蒋介石亲手交给他立即逮捕的名单；一大批无疑会引起社会震动的名流、学者；还有那一连串爆炸性的“整肃”任务！他的心顿时又变得沉重起来，下意识地回过头去瞄了一眼蓝色轿车上的“监军”毛人凤，使劲按灭了手中的烟头。

路坚的座车刚驶进大院，他家里的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地从各个房间奔了出来，将他团团围着拥进了起居间。这其中又有他那文化不高却温文尔雅的夫人；有鼻架金丝眼镜三年前从美国留学归来充任一家银行经理，现在又将去国离乡，打算长期移居美国的独子路政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还有几个闻讯赶来的至亲交。他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庆幸他的安然归来，关切或讨好地提出这样那样一大堆问题。路坚心情烦躁，三言两语应付几句，不愿多说。夫人最了解路坚的脾气，看出他别有心事在心头，便连忙站起身来：

“你累了，好好休息吧！”

说着一挥手，带头往门外退。但却被路坚将她叫住了，问：

“怎么不见健民？”

不等夫人回答，他又说：

“你打个电话叫他马上来一下。”

健民姓吴，路坚的表弟、省保安司令，路坚去重庆时将军事全权委托了他。

夫人出去还没拿起电话，吴健民却已经急冲冲地来了。他肩佩中将军衔，高个头看去不到五十岁。他听说路坚在起居间，不经过通报便进去了，说明他同路坚的关系非比寻常。

两人相见，路坚微指身旁的沙发要他坐近些好说话。

一反刚才家人和亲朋围绕身边时显得烦躁懒言的情绪，路坚用低沉的音调详细向吴健民叙说了重庆之行的种种，又问了省城近日的情况，然后点燃一支烟，用力吸了两口，慢慢吞吞却又十分坚决地低声吩咐道：

“想法通知一下那边，让他们心中有数，该撤退、该隐蔽的人快作准备！”他停了一下又漫不经心地说：“还有那几个参议员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也打个招呼不谓言之不预矣。最要紧的是那位大军事家，一定设法让他最迟今晚十点之前就走，否则对全省民众不好交待，名单上头一个就是他！”

中将听了表哥的吩咐，立即说出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大军事家不用担心，你一去重庆我们就料到这一着，已经为他准备了飞机票，今天一早去香港了。至于那边，也好办，还是用老关系去通知。就是那几个参议员有点难办，居住又分散，我一个人去跑或者找他们来都不太方便。”他稍一考虑又说：“我看得通过一个可靠的人去联络。”他低声说出了这人的名字。

“她？”路坚若有所悟，沉吟片刻说：“就这样，你快去办！”

吴健民迅速离开了起居间。路坚这才发现自己还是一身行装，正待上楼宽衣，忽见门外有个身影一闪，传来一声温柔的问候：

“大伯，你回来啦！”

“哦，路敏，进来吧！”

他本已站起身来又重新坐回到沙发上。

一位年轻女人走了进来，她年约二十左右，高而苗条的体型，瓜子脸蛋上闪烁着明媚的目光，身穿一件紫色薄呢旗袍，乌亮的卷边头发披到肩上，鼓鼓的胸部佩着一枚岭南大学校章，模样十分动人。她是路坚的侄女，其父曾是路坚手下的一员猛将，三十年代初期为路坚和前任省主席打天下而牺牲，事隔不到两年母亲随人私奔海外。路坚夫妇将路敏收养在身边，如同亲生女儿，十分疼爱。

路坚示意她坐下，关切地看着她问道：

“你们学校这几天怎么样？”

怎么样？路敏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整个学校的事她说不清楚，只知道早就应该举行的年度秋季招生又推迟了。还有什么呢？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哦，对了！她忽然噗哧一笑，闪烁着明媚的目光说道：

“人家都在谈论你的行踪哩！”

“哦，谈些什么？”路坚警惕地问。

路敏抿着嘴调皮地说：“人家分析了你这一去的后果。”

“什么后果？”

“人家说呀，”路敏摆出一副故弄玄虚的表情：“人家

说你这一趟只会有两种后果，一种是蒋介石将你扣下，然后派嫡系部队入境，实行血腥镇压；另一种可能是，蒋介石将你治服后送回来，用你的手借刀杀人！”

“谁说的？”路坚大吃一惊，蓦地站起来，满脸铁青。

路敏仗着伯父的疼爱，平时在路坚面前无话不说，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看着伯父那蓦地站起来的神态和铁青的面孔，她一反常态，感到胆战心惊无从对答。幸好路坚并没追问，有什么可追问的呢？他明明知道这样的话，绝对不是来自侄女的头脑，一定是从她那些同学口中听来的。甚至也不是那些一般的学生眼光所能为，他隐隐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剥光了他的披挂，将他裸露于X光机之下，五脏六腑全在别人的视野之中。还叫吴健民赶快设法通消息打招呼，白操心！到头来岂不是两边不讨好？这边说你阳奉阴违，私通关关节放走了要犯；那边说早就料定会是这样的结果，早已作了应变部署，无情可领的！无名的烦躁再度包围了他。但他并没对侄女发火，尽量把声音变得温和地说：

“学校乱糟糟的，你这两天不要去了，赶快作准备跟你大哥大嫂一起去美国。去吧，要听话。”

路敏对伯父的两道命令，准备去美国和不再去学校不置可否，只抿抿嘴便退出了起居室。

路坚上楼进了自己的卧室，脱去外衣，心情沉重地踱到窗前。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片迷人的景色：正对他的花园洋房，隔一条马路之遥，便是有名的兰湖。湖面宽约五华里，当中横架十字长堤，堤上翠柳低垂，小桥弓背，隐现出一道画廊亭阁，满湖荷花盛开，微风送来阵阵沁人的清香。红男绿女或携手漫步于堤上，或相偎于林荫之中，显出一种